



0001732

女性三部曲

重 庆 出 版 社



2 037 4125 5



女 性 三 部 曲

沉 樱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重庆

封面设计：高济民

女性三部曲

沉樱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8.125 插页 4 字数 168 千
1983年10月第二版

1983年10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23,801—176,800

书号：10114·17

定价：0.83元

沉 樱 小 传

田 仲 济

沉樱原名陈镛，于一九〇七年出生于山东潍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她最年长，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稍长随父母迁居济南。十八岁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一女中；后到上海，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在校时她参加了洪深领导的复旦剧社，以演《咖啡店之一夜》，显示了她的演剧才华。稍后一些时候她开始了小说和散文的写作。她写得不多，但在三十年代颇引起一些人的注目。赵景深于主编《现代文学》时曾在编后记中说：“沉樱女士是在《小说月报》上以《妻》（署名小铃）得名，在《大江月刊》上以《回家》（署名陈因）得茅盾称许的女作家。”《大江月刊》是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主编的，沉樱以课业习作《回家》（短篇小说）投稿，刊出后，茅盾读了，曾有信致编者问“沉樱何许人，是青年新秀，还是老作家化名？”这是给青年作家的最高奖誉。的确，沉樱是继冰心、丁玲之后而为人所瞩目的以文字的秀丽与富有诗意的风格为特点的女作家。

沉樱的作品抗日战争以前成集的有《夜阑》、《某少女》、《喜筵之后》等小说集，她有时把革命失败后前线战士和后方同志的退缩作为小说的题材；有时把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作为她描写的对象。她总是把故事构造得很纤密而自然，描写得很精细和有趣。文字极其婉妙绚丽，常常含有哀艳的热情，很象优美的散文诗。

抗战八年，她蛰伏重庆，多半的时间住在北碚，以后又移居重庆的南岸。这时她很少写作，我们只见到她的几篇散文。抗战胜利后她到了上海，在复旦大学工作。一九四七年她随着老母和弟妹到了台湾，长期住在苗栗县以教书为生，并抚育儿女。以后为了儿女的上学，她才移居到台北。

到台湾后于教书之余，她经常翻译一些外国作品，小说、散文却写得少了，一共只出了一本散文集。翻译的书出得倒不少，象《毛姆小说集》、《怕》、《悠游之歌》、《迷惑》、《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青春梦》、《同情的罪》，总共不下十几或二十多种。她常说：“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喜欢那些小快乐。象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到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她特别偏爱奥地利的近代大文豪屠格威和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毛姆。有人主张文学作品是不能翻译的，认为一翻译就会失去原作的风貌。沉樱是赞成翻译的，她认为佳酿即使只剩了糟粕，也还留有特殊的芳香。她还曾说，“觉得名家杰作，即使译得粗糙，挑去砂粒总还是营养可口的米饭。”沉樱就是这样的

一位严肃的业余翻译家。她的译作中《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意外地获得成功，约于一年中印行了十次(后来又印行了二十几次)。这样一来，象她自己所说，“由于它的畅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的鼓励，使我在一年内又印了其他九种小书，甚至有了要成立一个译文出版社的野心，想今后尽量为大家供应翻译读物，作为退休后的从业。”

她的愿望顺利地实现了，出了《蒲公英译丛》，《蒲公英丛书》，而且完全由自己经销。据我所知，作家或翻译家办出版社的，十九赔光为止，而沉樱却意外地积下了一笔钱。她到六十岁就退休了，最初是她的两个女儿到了美国，先后结婚并有了孩子；只余下她和最小的实际也已长大的儿子留在台北，随后她的儿子也去了美国。她自己则于六十五岁时也到美国定居。如今她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身体尚健；近年患“帕金森”病，手脚发抖，执笔用箸均感僵疼。倘日后她这病有所好转，相信会有新的译作问世。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切消逝的
不过是象征；
那不美满的
在这里完成；
不可言喻的
在这里实行；
永恒的女性
引我们上升。

——哥德

目

录

婀 婷

〔德〕 穆特福开 1

断 梦

〔美〕 赫 斯 登 77

爱丝雅

〔俄〕 屠格涅夫 201

婀

婷

〔德〕

穆特福开
著

序

关于《婀婷》(Undine)这本书,本来三十年前就有人介绍过了,那时的译名叫《溺堤孩》。我常常听人谈起,自己却未看过,原因是对于童话神话之类的作品,一向不大感觉兴趣,而听说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水仙的故事。

来台之后,有一年(现在说起来已是十几年前了)在友人寄赠的几本英文小说中,有一本手掌大小精装的小书,灰色的封面上用金字印着“Undine”一字。因为看见它小巧精致,并有美妙的插图,便首先拿起来翻阅。谁知一翻便不忍释手,竟一口气读完了。读后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无端的哀感萦绕心中,久久难忘。“奇文共欣赏”本是人生的乐事,也是人类的欲望,当时曾把这故事口述给家人听,大家都听得很入神,后来受了他们的怂恿,便把它翻译了出来。

说自己对童话神话不感兴趣,这话并不完全确实,象我国专讲鬼神狐仙的《聊斋》,就一向是我爱读的,而在西洋文学中,现在又有了这本写一水仙的《婀婷》,我之所以喜爱《婀婷》,也许就是因为它和《聊斋》有相似之处——文章方面同具一种凄艳的情调,内容方面都把“仙”写得比人更有人情味。取材尽管不是现实的人生,但恐怖处令人毛骨悚然,滑稽处令人忍俊不止,不平处令人气愤填膺,凄楚处令人伤心落泪。“婀婷”虽是一位

水仙，但她那种由极端的天真顽皮，一变而为温柔多情终而成为悲苦可怜，又何尝不是人间有些女性的命运象征。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我从它深深感到浪漫主义的描写，有时是比写实主义的手法，更易令人发生真实之感。

作者穆特福开(Friedrich de le Motte Fouguel, 1777—1843)本是法国世系，但因移居德国已久，到了他这一代，已完全被人认为是德国人，并且他个人的性质和作品的情调，也都纯粹是德国的了。他的文学地位始终被列入德国浪漫派内，在任何简略的德国文学史上都不会没有他的名字的。他的作品很多，写作范围也广，有诗歌，有戏剧，有小说，不过最著名的就是这本《婀婷》。《婀婷》不但是穆特福开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浪漫派文学的园地中，也是一朵不朽的花朵。它的传诵之广，不仅限于德国，且普遍于欧美；它的影响之大，除了小说之外，更谱成了乐曲，编成了歌剧；它的流传之久，从至今犹常出现于百老汇的舞台上一例即可说明。象最近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电影明星奥德利赫本，就是以演此剧而露头角的(中文报章刊物上译为《水神》的便是)，并且后来有一部我们译名为天鹅湖的芭蕾舞影片，其中三个舞剧之一中文叫作水仙的便是这《婀婷》。我译这书的时候，正赶上这些热闹，无意中象在应时投好，照说应该畅销一阵子，但是当时印刷粗糙，广告缺乏，竟没有多少人购买。现在这些热闹虽说事过景迁，但大家读书趣味也有改变，似乎不再那样厌恶翻译，修订出版之后，这个凄美的故事，想也许能为较多的读者欣赏吧？这是我在希望着的事。

一九六七年于台北

——
几千年前的一个晴好的傍晚，有一位老渔夫坐在门口修补渔网。他的茅屋建筑在一片青草地上，风景非常优美。那草地一直通到远远的湖边，好象为了太爱那碧波，还把土舌伸了一段到湖心，同时那湖水也拥抱似的环绕着这块陆地，使它上面长满鲜美花草和清凉的树荫。因为这互相的欢迎，彼此都显得分外美丽。但在这么可爱的一个地方，却很少看见人，除了老渔夫和他的家属之外，简直一个人也没有。原因是这小土岬背后有一片非常荒凉的树林，为了它的幽暗和没有路径，同时为了那里面的奇怪动物和传说的幻影，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穿过那里到这地方来。

但是，这虔诚的老渔夫，把捉到的鱼选出好的，拿到树林那边城中去卖的时候，常常走过这林子，却从未遇到过什么事。这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心思绝对虔诚，还有，每逢走过一个仿佛邪秽的荫影，他总是诚心诚意地大声唱一支圣歌。

这天傍晚，他修补渔网的时候，并不曾有什么怕神怕鬼的念头，一阵从林里传来的声响却使他不由得悚然起来。那好象是马跑的声音，越来越近了。过去在刮风下雨的夜晚，他曾想起过的那林子的神秘，特别是那不停地点头的白色巨人的幻影，这时又忽然浮上心来。他抬起眼来对树林望去的时候，好象真

的看见那点头巨人，在浓密的树后向外走着的样子。可是不一会儿，他便恢复了镇定，因为想到在树林里面都不曾遇到过什么事，现在，在这光天化日的地方，那邪恶的精灵一定不敢施展他的魔力，同时他虔诚地念了一段圣经，胆壮起来，想到刚才竟会有那种幻觉，简直忍不住要笑了。他看见那点头巨人，原来是他非常熟悉的一条从树林流向湖去的小溪；他听见的声音，原来真是马跑。一个打扮得很美丽的骑士，从树林的浓荫中出现，向着他茅屋走来了。他穿着滚金边的紫色紧身衣，披着大红斗篷，戴着金色头盔，上面飘动红紫色的羽毛，肩上挂着一把装饰华丽的宝剑。他骑的那匹白马比一般战马略小一点，轻轻地踏着草地，使那绿色有花的地毯简直没有受到损伤。

老渔夫心里还是不大安然，尽管竭力地在想：这么高贵的人绝不会是妖怪，却还有点畏怯。骑士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只很有礼貌的取下了帽子，依然不动的坐在他的网边。

骑士停住马问，他和他的马能在这里借宿一晚吗？渔夫回答说：“说到马，没有什么马厩能好过这树荫下的草地，也没有什么饲料能好过这地上所长的草，你呢，我非常欢迎你到我的茅房住宿，并且很愿意招待你同我们一同吃顿晚饭。”骑士听了非常高兴，立刻跳下马来，由渔夫帮助着，卸下马鞍，把它放到那开满野花的青草地上，然后转向这地方的主人说：“亲爱的渔翁，就算你不是这么客气仁慈，今晚也难把我打发走了，因为前面是湖水，后面是树林，在这样晚的时候，再回到那神秘的林子里，是上帝所不允许的。”

“关于这个，我们不要多谈了。”老渔夫说着，便领他的客人进屋去了。

屋子里面，收拾得非常整洁，壁炉里闪耀着微弱的火光。渔夫的年老的妻子坐在炉旁一张宽大的椅子上。她看见这位高贵的客人进来，起身亲切地欢迎着，但仍旧占着那最好的座位，没有把它让给这位生客。对于这个，渔夫微笑着解释说：“先生，她不把这家中最好的座位让给你，请不要认为她小气，这是我们穷人间的习惯，好座位是当然留给老年人的。”

“怎么啦，你？”他妻子静静地微笑着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个？这位贵客无疑地是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有把老年人赶开他们的座位的念头？先生，请你自己找个座位吧。”她转向骑士继续说：“那边有一张很好看的小椅子。只是坐在上面不要动得太厉害，因为有一条腿不太结实了。”骑士当心地带过来坐下，觉得自己象是属于这小屋子里的人，刚从外面回到家里似的。

三个人开始亲切愉快地谈起话来了。每逢谈到那树林子，老渔夫总不愿意多说什么，因为这不是适于夜晚谈论的话题。这对老夫妇在大谈着他们的家庭生活，同时很高兴地听着骑士的旅行经历。他告诉他们，他在布丹河畔有一座城堡，他是哈勃兰爵士。谈话中间，骑士不时听见窗子上有泼水的声音，每次声音一响，老人便不高兴地皱一皱眉头。当最后一盆水泼来，水从玻璃缝中溅进屋里的时候，他生气地站起来，向着窗外喊道：“婀婷！你能不能停止一下淘气？今天，我们家里有位贵客，你知道不知道？”忽然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只听到一阵忍住的窃笑。老渔夫回到座位上说：“先生，千万请原谅她，也许还有不知多少恶作剧呢，但她并没有坏意。这是我们的义女婀婷，虽然已经十八岁了，还是脱不掉孩子气的顽皮，不过，她的心是一点也不坏的。”

“你说得倒不错，”那老妇人摇着头说：“你从外面回来，她的调皮是很好玩的，但是一天到晚守着她，就完全不同了，整天别想听到她一句正经话。她长大了以后，不但不能帮助家事，反而要人随时提防闯出大祸来害了我们，就是圣人的忍耐也要受不了的。”

“是的，是的，”老渔夫说：“你在家和你的 婀婷呕气，我在外面和我的湖水淘神。它常常冲毁我的闸，弄破我的网，但就是这样，我还是爱它；你对于这个孩子，尽管多么生气烦恼，也还是爱她，对不对？”

“的确，谁也对她生不起气来。”老妇人满意地微笑着说。

这时，门忽然打开，一个美丽的少女格格地笑着跑进来说：“爸爸，你一定是开玩笑，贵客在那里？”

说着话的当儿，她一眼看见了骑士，便惊讶地定定地站住了。哈勃兰也为了她的美丽吃了一惊，不觉呆呆地望着。但他想她一定要立刻不好意思地避开他的视线了。谁知完全不然，她竟走到他的身边跪下来，玩弄着他胸前的金牌说：“亲爱的客人，你怎么到了我们这茅屋来的？在你找到来这里的路之前，一定走遍了世界吧？美丽的骑士，你是从那荒野的树林穿过来的吗？”他正要答话，那老妇人忽然斥责着婀婷，叫她站起来，去做她的工作。婀婷不做声地去拿了一张小凳子，坐在骑士身旁纺起纱来，说：“我要在这里工作。”那老渔夫正象一般宠爱子女的父母那样，毫不理会，又谈起别的事来。但婀婷拦住了他说：“我问我们的客人那里来的，他还没有回答我呢。”

“我从树林那边来的”，哈勃兰这样回答了，她接着又问：

“那么，你要说给我听听你路上的经过，和在林子里遇到的

事情，因为那里面一向是很可怕的，绝不会平安无事地走过来。”

被她这么一提，哈勃兰打了一个寒噤，不由得向窗外望着，他好象觉得刚才在林子里遇到的奇怪影象，现在又在作裂嘴笑着的样子，但看见的是一片把什么都淹没了的漆黑，这才又镇定下来。正要开始讲述他的经历，老渔夫又拦住了说：“骑士，不要讲吧，现在不是适于讲这种事的时候。”婀婷听了，忽然生气地从凳子上跳起来，垂着两手直直的站在他面前质问着：“爸爸，你不要他讲吗？但是我要听，非讲不可，非讲不可！不管你！”一面说一面用脚跺着地。但就是这样子，她的神气还是说不出的可爱，哈勃兰对于她的发怒比刚才的吃惊更被吸引地望着。

老人竭力忍着的怒气，忽然暴发起来，严厉地呵责着婀婷的不听话和无礼貌，同时他的妻子也跟着在说。但是婀婷倔强地回答道：“如果你们责备我，不肯依我的意思，那么，你们就自己住在这破烂的小屋里吧！”说完便箭一般快的跑出屋去，消逝在漆黑的夜色中不见了。

二

哈勃兰和老渔夫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去追这生了气的女孩子。他们到门外的时候，婀婷早已消失在夜色中不见踪影，甚至脚步声都听不见了。哈勃兰迷惘地望着老渔夫，对于刚才那么美丽而现在忽然消逝不见的形体，觉得简直就象他头先在林子里遇见的那些捉弄他的幻影，